

彭毅先生事略

彭毅先生，山東牟平人，生於民國二十一年（一九三二）農曆八月二十五日。幼失怙恃，轉蓬寄寓於青島，一九四九年乃輾轉到臺灣。前此，一九三二至一九四九年，中國發生兩次規模極大的戰爭，先是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年的對日抗戰，其次是緊接而來的國共內戰。從抗戰到內戰的十二年間，山東都是重災區，中原板蕩，國步維艱。先生的青少年時期可說是在國難中度過，個人的命運與國運共俯仰。一九四九年來臺後，先生步入人生另一軌道。她先就讀於花蓮女中，一九五三年畢業於屏東女中，隨即考入臺灣省立師範學院，亦即今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。四年後，自國文系畢業，先在師大附中木柵分部任教，一九五八年考入臺大中文研究所碩士班。三年後，獲碩士學位，即於臺大中文系任教，直至一九九八年二月退休，先後任教凡三十有七年。退休後，因先生精熟之《楚辭》與神話等課程，一時乏人授課，中文系需才孔急，乃情商先生持續開課，以迄後進逐漸長成，先生乃得安享飴養。綜觀先生一生學思歷程，除先後曾赴香港大學柏立基書院，以及捷克布拉格大學講學外，其平生精力可謂盡瘁於臺大矣！

先生任教臺大，主授《楚辭》與神話課程，而尤重《楚辭》與神話之關係。《楚辭》固中國文學之經典，中文系學子必修之課程。其書其辭自漢王逸以下，代有注釋名家，勝義如林，創發實難。民國以來，因神話學之引進，屈子與神話之關係雖日受重視，然語其實際，又未免好奇過甚，時多出格之言。先生於臺師大，既受章黃國學研究蔭沐，復蒙牟宗三、許世瑛等先生啟迪；及入臺大中文所，從臺靜農、鄭騫諸先生遊，於北方學術及新文學學風，日漸嫻熟，故於新舊學風，咸有會心，每見盤根錯節，均能從容仲裁，得其旨趣。其多年研究所得，大體見於《楚辭詮微集》中。此書所論，若屈賦與遊仙詩之關係，〈九歌〉、〈九辯〉與山川神靈陟降之關係，以及〈九歌〉諸神皆不遠離人世，與異域神祇性格大不相同等，凡此種種，既發新義，先生恒能引經據典，言之有物，故皆足以成卓論。其後香港大學敦請先生至該校柏立基書院教授《楚辭》，即源於先生授課古今並融，時出新義於舊解之故也。

先生與張亨先生於一九六一年結婚，兩人皆由山東輾轉渡臺，並先就讀臺師院，後又共入臺大深造乃至任教。兩位先生性情互補，學問相發，既共度艱難歲月於壯齒，復融家庭、事業於一生。既是夫妻，亦為同道，相扶相持，偕晉偕老。若此平生風義之伴侶即使在臺灣大學諸多夫妻教授群組中，仍屬異數。

先生與張亨先生從艱困中走來，其顛沛流離固可視為渡海來臺一代流亡學生之共相。然先生因受上代經師兼人師之師長教誨甚深，特重教育。平居恒言：師範體系之學生當以教育為第一要務，學術次之。即使一般大學，教育學生仍是作為教師者不可推卸之天責。兩先生語及民國學術，雖亦重北大、清華等校風氣，然對北師大、開明集團等教授奉獻於教育事業，尤多心折。語及國內學術環境，雖雅不欲臧否人物，然因師嚴道尊之訓難忘，亦不能不有更高之期許在焉。兩先生於師道自任甚重，對學生之生活與課業，自然關懷，不能自己。授業解惑，不厭不倦，永不止息。一生事業，可謂盡在教師一途矣。

先生誨人不倦，學生對先生亦多服膺，拳拳難忘。二〇一六年，張亨先生先行離世，五十五年夫婦一旦陰陽永隔，其傷懷可知。先生《楚辭》課學生既感先生學問與時俱進，老來愈精；復念先生兒女在美，一人獨居，易生孤寂，乃假週日，召集同好十餘人，與先生共讀《詩經》。《詩經》與《楚辭》固中國詩歌之兩大源頭，永垂不廢之經典。白髮斑白之門生與鶴顏蒼髮之業師，於畢業數十載後，竟得共聚一堂，吟詠國風，浸潤雅頌。融經典教育於人倫日用中，此誠人間之美事，臺大校園之佳話，而先生之善於教育，鼓舞學生，亦於茲可見也。

先生與張亨先生一生清苦過活，懷道自珍，於世間繁華，固多釋懷；於一己生死，亦能淡然視之。生前已立遺囑，言及：「我和張亨一起生活五十五年，我們過自己的日子，不願妨礙別人的方便，只要一切簡便順當即可。我們都漸漸地成為白髮老人了，有一天他跟我說：『人死了，不要和活著的人爭空間』，所以他選擇了『花葬』。我甚以為然。」先生已走完她奮鬥的一生，且預定後事。生前能與丈夫同事同道，身後復得與丈夫同遊大化，此固先生所願也。

先生有女一，名菱，適葉；有子一，名時，娶黃，皆在美事業有成。孫子孫女或就業、或就學，克承囑育，亦可任可期也。